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二)

女

人

馬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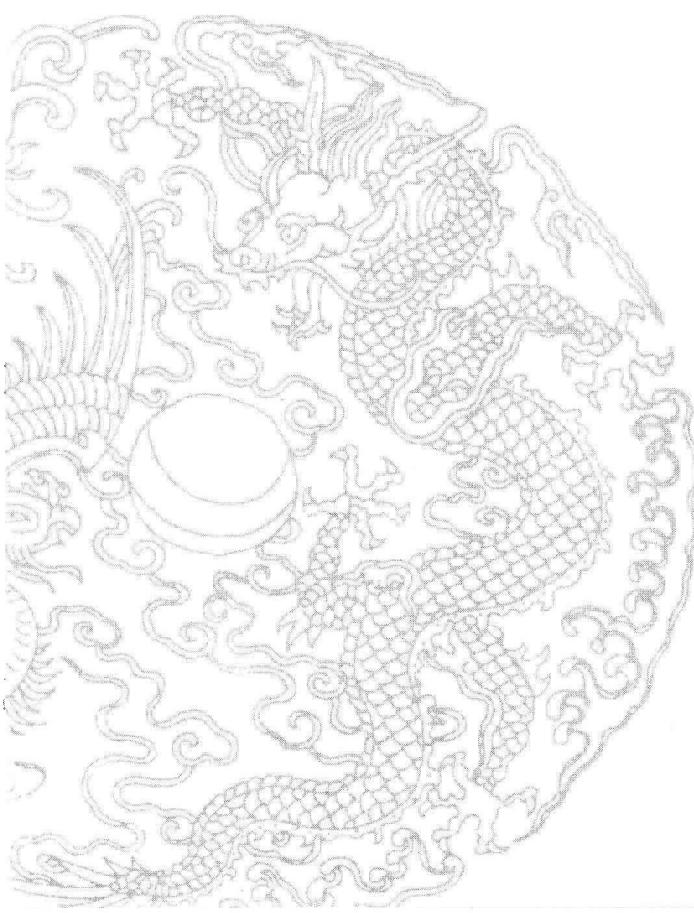


〔清〕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第一册

古文观止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齐策》

【题解】

本篇记叙出身贫寒的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寄身为食客的故事，着重描写了冯谖三次弹剑高歌，引起孟尝君注意，后又为孟尝君经营“三窟”之事。全文写得一波三折，冯谖的形象尤为生动逼真。从本文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各国统治集团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大力网罗人才、培植亲信的社会风气。

齐人有冯谖者^①，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②，愿寄食门下^③。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④。”

①冯谖（xuān）：孟尝君的门客，又作冯煖、冯驥。

②属（zhǔ）：通“嘱”，嘱托。孟尝君：战国时齐人，姓田名文。其父田婴曾任齐相，受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四十里）。田文为田婴庶子，因其负责接待宾客，享誉诸侯，诸侯请以田文为嗣，田婴许之。田文袭其父封爵，封于薛，号孟尝君。是时为齐相，门下有客数千。

③寄食：依附他人为生。

④诺：答应声。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⑤，居有顷^⑥，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⑦！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⑧，比门下之客^⑨。”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



《东周列国志》版画之“冯谖弹铗客孟尝”图。讲述战国时冯谖为孟尝君门客，起初得不到重用，于是冯谖弹铗抱怨，以期引起孟尝君注意的故事。

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⑩，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⑪，过其友^⑫曰：“孟尝君客我^⑬。”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⑤食（sì）：给食。草具：粗劣的饭食。

⑥有顷：形容时间短。

⑦长铗（jiá）：长剑，一说指剑柄。来乎：句末语助词，无义。

⑧食（sì）：动词，给吃的。

⑨比：比照，仿效。《战国策》吴师道注引《列士传》云：“孟尝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客：亦作“鱼客”。

⑩驾：把车套在马身上。此处指备办车马。

⑪揭：高举。

⑫过：访问。

⑬客我：以我为客，把我当做客。

后孟尝君出记^⑭，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⑮，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⑯？”冯谖署曰^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⑱。”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⑲，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⑳：“文倦于是^㉑，愦于忧^㉒，而性忼愚^㉓，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㉔。先生不羞^㉕，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㉖，载券契而行^㉗，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㉘？”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⑭记：文告，也指说账本一类的簿籍。

⑮计会（kuì）：会计、计算。

⑯文：孟尝君自称其名。责：通“债”。

⑰署：署名，签名。

⑱乃：就是。夫：那个。

⑲负：抱歉，对不起。

⑳谢：道歉。

㉑是：此，代指齐相担负的国家事务。

㉒愦（kuì）：昏乱。

㉓忼（nuò）：通“懦”，软弱。

㉔开罪：得罪，冒犯。

㉕不羞：不以此为羞。

㉖约车治装：拉马套车，整理行装。约，约束，捆扎。治，整治。

㉗券契：契据。

㉘市：买。反：同“返”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㉙。券遍合赴，矫命以责

《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版画“冯谖设酒焚约”图，讲述孟尝君的门客冯谖假托孟尝君之命，当众免除了所欠孟尝君的债务，烧毁债券，为孟尝君收买人心之事。



赐诸民^㉙，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㉚，衣冠而见之^㉛，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㉜。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㉝，因而贾利之^㉞。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㉘，曰：“诺，先生休矣！”

^㉙合券：验对债券。古代的契据常用竹木等刻成，分为左右两半，借贷双方各持其半，作为凭信，对证时，将两半合一，称之为合券。

^㉚起：站起身来。一作“赴”，前往。矫命：假托受孟尝君之命。

^㉛疾：迅速。

^㉜衣冠：穿戴整齐。用作动词。

^㉖下陈：此指位于堂下的庭中。古时歌舞，奏乐在堂（台阶之上），舞者在庭（台阶之下）。陈本指南堂到门之路，因其经过庭中，故可代指庭；因在阶下，故称“下陈”。

^㉗拊：通“抚”。子其民：把人民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疼爱。子，用作动词。一说“子”通“慈”。“抚爱子”三字同义连文。

^㉘贾利：求取利益。

^㉙说：通“悦”。

后期年^㉚，齐王谓孟尝君曰^㉛：“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㉜。”孟尝君就国于薛^㉝，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终日^㉞。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㉚期(jī) 年：一整年。

^㉛齐王：指齐湣(mǐn)王田地，齐宣王之子，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84年在位。

^㉜先王：指已故齐宣王。此句是罢免孟尝君的借口。

^㉝就国：指前往封邑。

^㉞终日：一作“正日”，一整天。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

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⑫，谓梁王曰^⑬“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⑭，以故相为上将军^⑮，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⑯。”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⑫梁：即魏国。当时魏国都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故称梁国。

^⑬梁王：指魏襄王，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一说指魏惠王，恐未确。

^⑭上位：最高官职，指相位。

^⑮故相：原来的宰相。

^⑯齐：指齐王。其：语助词，表推测。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⑰，文车二驷^⑱，服剑一^⑲，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⑳，被于宗庙之祟^㉑，沉于谄谀之臣^㉒，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㉓。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㉔！”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㉕，立宗庙于薛^㉖。”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⑰太傅：古代三公之一，多以年高有德者任之。赍(jī)：送物给人。

^⑱文车：具有彩绘的马车。驷：四匹马拉的车。

^⑲服剑：佩剑，这里当指齐王自己的佩剑。

^⑳不祥：不吉，不幸。

^㉑被：受。宗庙之祟：祖先神灵做出的祸害。

^㉒沉：溺，迷惑。

^㉓不足为：不足以，谓不值得辅助。为，通“谓”。一说，不值得辅佐。为，作为。

^㉔姑：姑且，不妨。反：通“返”。

^㉕祭器：指宗庙里祭祖的礼器。

^㉖立宗庙于薛：孟尝君与齐王同宗，在薛建宗庙设祭器，目的是使齐王重视并保护薛邑，从而提高并巩固了孟尝君的声望与地位。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㉗，冯谖之计也。

^㉗纤介：细微。纤，细丝。介，通“芥”，小草。

【译文】

齐国有个名冯谖的，穷苦的连自身生活都没办法维持，便让人介绍给孟尝君，期望能在孟尝君门下寄食。孟尝君问来人：“客人有什么喜好？”来人回答道：“没什么喜好”。孟尝君又问：“客人有什么能耐？”来人回答道：“没有什么能耐。”孟尝君笑着应许了，说：“好吧。”

孟尝君的随从们由于主人不把冯谖当回事儿，就给他吃些粗糙食物。住了一段时间，冯谖背靠着柱子，弹着他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吃不到鱼啊！”周围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吃鱼的门客那样招

待。”住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弹起了他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周围的人都嘲笑他，又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车马，按对待有车的门客那样地对待他。”于是，冯谖乘着车，举着他的剑，去访问他的朋友，说：“孟尝君把我当客人看待。”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弹起了他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没有什么能够养家糊口啊。”左右的人都憎恶他了，认为他贪得无厌。孟尝君问道：“冯先生有亲人吗？”周围的人回答说：“有个老母亲。”孟尝君派人供给她吃用，不让她感觉缺少什么。之后冯谖就不再唱歌了。

而后，孟尝君贴出一张告示，问门下的诸位客人：“谁善于算账收钱，能代我到薛地去收债呢？”冯谖签上名，说：“我行。”孟尝君看了，感到诧异，问：“这是谁呀？”周围的人回答道：“就是唱‘长剑啊，我们回去吧’的那个人。”孟尝君笑道：“客人果真有些能耐，我怠慢了他，还没和他见过面呢！”于是把冯谖请来见面前，向他致歉说：“我被琐事缠扰得疲倦不堪，常常由于忧虑而感到心烦意乱，再加上生性懦弱愚笨，陷在国事中无法脱身，所以得罪了先生。先生不以为耻辱，真的有意为我到薛地去收债吗？”冯谖回答：“愿意前往。”于是准备车马，收拾行装，装上债券契据打算出发。辞别的时候问孟尝君：“收债结束之后，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您看我家里没有什么就买什么吧。”

冯谖驾车到了薛地，派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百姓，逐户核对债券，等债券全部核对完后，冯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还款都赏赐给了百姓们，所以烧掉了债券，百姓们大声欢呼万岁。

冯谖马不停蹄地回到了齐国，大清早就去参见孟尝君。孟尝君对他这么快就回来感到惊奇，穿戴整齐后出来见他，问道：“债都收完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冯谖回答道：“收完了。”“买了什么回来？”冯谖回答道：“您说‘看我家里缺少什么就买什么’，我暗地里盘算，您的府里堆满了珍宝，猎狗骏马挤满了牲口棚，漂亮的女子站满了堂下；您府里缺少的东西只是仁义啊！我自作主张为您买回了仁义。”孟尝君问：“买义？这是怎么一回事？”冯谖说：“如今您拥有的这个小小的薛地，不把那里的百姓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地爱护，还在他们身上做生意牟利益。我擅自主张假传您的命令，把借款都赏赐给了百姓，所以



《东周列国志》版画之孟尝君像

烧掉了债券，百姓们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您买义的做法。”孟尝君听了非常不高兴，说：“哦，先生，那就算了吧！”

一年后，齐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大臣用作自己的臣下。”这样一来，孟尝君只能前往他的封邑薛地。走到离薛地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百姓们搀老携幼，在大道上迎接孟尝君，整整有一天的时间，孟尝君转过头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回的仁义，至今才看到！”

冯谖说：“明智的兔子有三个洞穴，仅仅能够免去一死。如今您有了一个洞穴了，还不能高枕无忧。请让我为您再去建造两个洞穴吧。”孟尝君给了他五十辆车，五百斤黄金，西去梁国劝说。冯谖对梁王说：“齐王把他的大臣孟尝君放逐到诸侯国去了，首先迎接他的国家就会国富兵强。”梁王于是腾出相国的位子，让以前的相国做了上将军，命令使者带着千斤黄金，百辆车子去请孟尝君。冯谖抢先回到薛地，提醒孟尝君说：“黄金一千斤，是很贵重的聘礼；车一百辆，表明使者的等级很高。齐王可能应该听说了吧。”梁国的使者前往了三次，孟尝君坚决谢绝，不愿前去赴任。

齐王听到这些消息，君臣上下都很惊慌，所以派太傅送来了黄金千斤、彩车两辆，佩剑一把，并且写了一封信向孟尝君致歉，信上说：“我真是很不幸，遭到祖宗降下的灾难，又让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所迷惑，得罪了您。我是不值一提的了，只希望您念在先王宗庙的分上，暂时回到齐国来统帅广大百姓吧！”冯谖又提醒孟尝君说：“希望您向齐王请求先王的祭器，在薛地建造宗庙。”宗庙建好了，冯谖回来向孟尝君禀告说：“三个洞穴都已经建立完成，您暂时能够高枕无忧，过逍遥的日子了。”

孟尝君在齐国当宰相几十年，没遭到一点儿祸害，全是因为冯谖的计策啊！

庄辛论幸臣

《战国策·楚策》

【题解】

原书全文是写楚顷襄王宠信佞臣，淫逸侈靡，不理国政。庄辛厉言直谏，劝其远小人，戒淫逸，否则长此以往，郢都必危，楚国必亡。襄王非但不听，反骂庄辛“老悖”（老糊涂）。庄辛被迫离楚至赵。时隔五月，秦军攻占郢都及鄢、巫、上蔡等地，楚国几乎灭亡。襄王在逃亡中，悔恨不已，于是派人去赵请回庄辛，请教善后之策。《古文观止》所节录的这篇文章，即庄辛对楚襄王的第二次谏辞。虽非全豹，却是精华所在。谏辞后，原著尚有下文：“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终于迷途知返，重新振作，收复了淮北之地。

臣闻鄙语曰^①：“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②，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③，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①臣闻鄙语：臣是庄辛的自称。庄辛为楚国人，楚庄王的后代，楚顷襄王即位后，“淫逸侈靡，不顾国政”，庄辛于是进谏。本篇就是进谏之语。鄙语：谚语；俗语。

②昌：昌盛。

③绝长续短：指估算某处地域之前的截长补短的整合工作。

王独不见夫蜻蛉^④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俛啄蚊虻^⑤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⑥，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

④蜻蛉：蜻蜓的别名。

⑤虻（méng）：蝇类小虫。

⑥“不知夫五尺”二句：饴（yí）指糖浆，有黏性。胶：动词，粘着。加：加害。仞：八尺。

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⑦。俯嚼白粒^⑧，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⑨，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醕，倏忽之间^⑩，坠于公子之手。

⑦因是以：因，意为犹。是意为此。以，通“已”语辞。因是以，即“也如此”的意思。

⑧俯嚼白粒：嚼，同“啄”。白粒：指米。

⑨“不知夫公子”六句：弹，指弹弓。招：即靶子，射击的目标。调乎酸咸：用酸咸调味。

⑩“倏（shū）忽之间”二句：倏忽，一刹那。这二句疑为后人所妄加。

夫雀其小者也，黄鹄^⑪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⑫，俯嚼鳝鲤，仰啮陵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卢^⑬，治其矰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箠磻，引微缴，折清风而耘矣。故昼游乎江湖，夕调乎鼎鼐^⑭。

⑪黄鹄：鸿雁一类的水鸟名一说为天鹅。

⑫“淹乎大沼”四句：淹，休息。啮（niè）：咬。衡通“荇”，水草。六翮（hé）：指翅膀。

⑬“不知夫射者”六句：碆（bō），石制的箭头。卢：黑色，此指涂漆的黑弓。矰缴（zēng zhuó）：系有丝绳的箭，是捕鸟的用具。剗（jiān）：锐利。磻（bō）：同“碆”。耘（yún）：同“陨”，坠落。

⑭鼎鼐（nài）：烹饪器。鼐：大鼎。

夫黄鹄其小者也，蔡灵侯^⑮之事国是以。南游乎高陂^⑯，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⑰，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灵王^⑱，系已以朱丝而见之也。

⑮蔡灵侯：春秋时蔡国国君，名般，后为楚灵王所杀。

⑯“南游乎”四句：高陂（bēi）指高山坡。陵：登。巫山：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东。茹溪：巫山之溪，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以北。湘：湘水，在今湖南省。

⑰“右拥嬖（bì）女”二句：嬖女，指宠幸的女子。高蔡：即上蔡，在今河南省上蔡县。

⑱“不知夫子发”二句：子发，指楚国大夫。灵王：楚灵王，名围。朱丝：指红色的绳索。

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⑲，辇从^⑳鄢陵君与寿陵君^㉑，饭^㉒封禄^㉓之粟，而载方府之金^㉔，与之驰骋乎云梦^㉕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而不知夫穰侯^㉖方受命乎秦王^㉗，填^㉘黾塞^㉙之内，而投^㉚己乎黾塞之外。

⑲“左州侯”：左州侯，右夏侯：都是楚顷襄王左右的宠臣。

⑳辇（niǎn）从：跟随在楚王辇车之后。

㉑鄢陵君、寿陵君：楚顷襄王的宠臣。

㉒饭：动词，吃。

㉓封禄：指封邑。

㉔方府之金：四方贡入府库的黄金。

㉕云梦：楚泽名，在今湖北省安陆县南。

㉖穰（ráng）侯：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弟弟，姓魏名冉，封于穰（在今河南省邓县东南）。

㉗秦王：指秦昭王。

㉘填：填塞。

㉙邑塞：邑阨塞，在今河南省武胜关一带。

㊱投：扔，丢弃。白起攻破郿郢，烧夷陵，在黾塞之南，故称“内”；楚王出亡，往东北，故称“外”。内外，是就楚国国境而言。

【译文】

我听俗话说：“看到兔子再回头叫狗，还不算太晚；羊丢失了，才赶紧修补羊圈，还不算太迟。”我听闻从前商汤和周武王凭借百里之地而昌盛，夏桀和商纣王据有天下却灭亡。如今楚国尽管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取长补短，其面积也还有几千里，何止是百里呢？

大王您难道没有看过那些蜻蜓吗？它们身上长着六只脚、四个翅膀，在天地之间飞翔，低下头去啄幼小的蚊虻吃，昂起头去接甜美的露水喝，它们自以为没有什么灾难，与人无争，可它们哪里明白那些小孩子们正要打算调饴糖粘在丝上，从三丈来高的地方把它们捕下来，让地上的蝼蛄、蚂蚁吃啊！

那些蜻蜓的危急处境还只是小事，黄雀的处境就更是如此了。它们低着头啄食米粒。昂着头栖息在茂密的树枝上，鼓动翅膀，展开双翼，它们自以为没有什么灾难，与人无争，可它们哪里明白那些公子王孙左手拿着弹弓，右手拿着弹丸，正要打算从八丈来高的地方把它们射下来，而用另一只黄雀作为诱饵。因此白天还在茂密的树林里飞来飞去，晚上却将被调以佐料，成为一顿美味佳肴，一转眼的时间，就掉落在公子王孙的手中了。

那些黄雀的危急处境还只是小事，天鹅的处境就更是如此了。它们漫游于江海，浸渍于湖泽，低着头啄食鳝鱼、鲤鱼，昂起头嚼食菱角、香草，展开劲健的翅膀，乘着清风，随风飘动，在高空翱翔，它们自以为没有什么灾难，与人无争，可它们哪里明白射手们正要打算整治石制的箭头和黑色的弓，修理系着丝绳的短箭，要从八十来丈高的地方把它们射落下来，它们被锋利的箭头所射中，拖着纤细的绳子，从清风中掉落下来。因此白天还在江河湖海中漫游，晚上却被搁在煮食物的鼎鼐中烹煮了。

那些天鹅的危急处境还只是小事，蔡灵侯的处境就更是如此了。他南游高坡，北登巫山，饮用茹溪的水，吃着湘江的鱼，左手抱着年轻的爱妾，右手搂着宠爱的女子，同她们在上蔡骑马飞驰，而不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可他哪里明白子发大夫正在接受楚灵王的号令，打算用红绳绑了他而送去参见楚灵王呢。

蔡灵侯的危急处境还只是小事，您作为楚国的君主的处境就更是如此了。您的身边，左有州侯，右有夏侯，您的车后随众的有郿陵君和寿陵君，吃着封地作为俸禄的粮食，随身带着四方上贡国家的财物，同他们在云梦泽骑马飞驰，而不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可您哪里明白穰侯正在接受秦王的号令，带军布满黾塞，把你赶到黾塞之处。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赵策》

【题解】

本文选自《战国策·赵策》。赵惠文王死后，孝成王年幼，由威太后摄政，赵国政局不稳，秦国趁机攻赵，连下三城，形势十分危急，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则提出必须以太后爱子为人质方肯出兵，太后坚决不肯，并言辞激烈，弄得满朝文武无可奈何，于是触龙出来游说太后。触龙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从扯家常入手，用亲切而富人情味的语言打动太后，提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对太后喻以大义，进而提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必然危及自身、祸及子孙，对太后晓以利害。在大义和利害面前，太后终于答应以长安君为质，使赵国度过了一场危机。

赵太后新用事^①，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②，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①赵太后：即赵威后。

②长安君：赵太后小儿子的封号。质：人质。当时各国之间结盟，常要国君的儿子或兄弟留在盟国，作为执行盟约的人质。

左师触詟愿见^③。太后盛气而揖之^④。入而徐趋^⑤，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⑥，故愿望见。”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饮食得无衰乎？”曰：“恃鬻耳^⑦。”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③左师：官名，属闲散之官，所封之人大多为贵族，俸禄优厚。触詟：原作触詟，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策》帛书残本作“触龙”。《史记》、《说苑》亦作“触龙”。应作“触龙”。为是，今据改。

④揖：《史记·赵世家》作“胥”。“揖”当是“胥”字传写之误。胥，同“须”，等待的意思。

⑤徐趋：慢慢地跑。古代臣见君应快步走，以示恭敬。触龙托言足疾，不能急行，故做出“趋”的姿态，以表恭敬。

⑥郤（xì）：同“隙”疲劳。有所郤：有所欠缺，意为有些不舒服。

⑦鬻（zhù）：同“粥”。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⑧，最少，不肖^⑨。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补黑衣之数^⑩，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⑪。”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⑫。”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⑬，念悲其远也，亦衰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⑭。’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⑧贱息：贱子对人谦称自己的儿子。息，子。

⑨不肖：原指不像父亲那样好，引申为不贤、不成材。

⑩愿令补黑衣之数：希望能让让他补进黑衣卫士的数目里。黑衣，指王宫卫士，当时这种卫士都穿黑色军衣。

⑪填沟壑：这是古代谦称自己死的说法，意既死后无人埋葬，被扔在山沟里。

⑫媪（ǎo）：对年老妇人的敬称。燕后：赵太后的女儿，嫁给燕王为后，故称燕后。贤于：胜过，超过。

⑬持其踵为之泣：握住燕后的脚后跟为她哭泣，因燕后登车后，赵太后在车下，只能摸着女儿的脚后跟为之哭泣，表示舍不得女儿远嫁。

⑭必勿使反：一定别让她回来。古代诸侯的女儿嫁到别国后，只有亡国或被废弃才回到本国。反，同返。这句句意为赵太后祈祷女儿不要遭到不幸。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⑮，至于赵之为赵^⑯，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⑰，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⑱。今媪尊长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⑲，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⑳。”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㉑，齐兵乃出。

⑮三世：三代，指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孝成王。

⑯赵之为赵：言赵氏由一个大夫之家建立赵国的时候。赵烈侯原是晋国大夫，后与韩、魏共分晋国，于公元前403年，才开始建为赵国。

⑰微独：不单。

⑱重器：金玉钟鼎等贵重物品。

⑲山陵崩：古时对国君、王后死去的避讳说法。

⑳恣：任凭。

㉑约：置办配备。

子义闻之曰^㉒：“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

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②子义：赵国的贤士。

【译文】

赵太后才刚刚摄政，秦国就抓紧对赵国进攻。赵国向齐王求救。齐王说：“一定要用长安君作为人质，军队才能调出来。”太后不接受，大臣们全力劝谏。太后明确地对周围的人宣布：“有再说让长安君作人质的，我这个老婆子必定把唾沫吐到他脸上！”

左师触龙说期望参见太后。太后满脸怒火等候着他。触龙一进官门便慢慢地往前小跑，到了太后跟前请罪说：“老臣的脚有病，没法快走，不能来参见您已经很长时间啦。我暗地里依据自己的情况料想，担忧太后的贵体有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很想看望您。”太后说：“我靠人用车子推着走。”触龙问：“每天饮食该不曾减少吧？”太后说：“靠喝粥而已。”触龙说：“老臣最近特别不想吃东西，便自己勉强步行，每天走三四里，渐渐地增加了食欲，对于身体很有好处。”太后说：“我作不到。”太后的神情稍微舒缓了。

左师公说：“我的儿子舒祺，年纪最轻，没什么能耐。可是我年纪大了，内心总怜爱他，期望您让他充当一名卫士，来保护皇宫。我冒着死罪把这件事禀告您。”太后说：“好吧。年纪多大呢？”左师公回答说：“十五岁啦。尽管还小，我希望趁自己还没有死，便把他托付于您。”太后说：“男人也疼爱他的小儿子吗？”触龙回答说：“比女人还严重。”太后说：“女人爱得非常厉害啊。”触龙回答说：“我私下认为您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我爱燕后远远比不上爱长安君。”左师公说：“父母爱子女，就要为他们作长远计划。您送燕后出嫁的时候，紧随在她身后哭泣，想起她远嫁异国就伤心，也确实够悲伤的了。她走了之后，您不是不想念她呀，可是祭祀时必定要为她祈祷。祈祷说：‘必定不要使她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考虑长远有子孙相继当国王吗？”太后说：“是啊！”左师公说：“从现在算起，三世以前一直上推到赵氏建成赵国的时候，赵王子孙封了侯的，还继续有存在的吗？”太后说：“没有。”触龙说：“不只是赵国，各诸侯国内还有继续存在的吗？”太后说：“我没有听说过。”触龙说：“这就是说他们之中近则自身便遭了殃，远则祸害便落到他们子孙身上了。难道说君王的子孙就必定不好吗？不是。只不过因为他们地位很高却没有什么功绩，俸禄很丰厚却没有什么劳绩，却拥有很多贵重的东西而已。现在您尊显长安君的地位，封给他富庶的土地，赐给他很多贵重的东西，却不趁着现在让他为国立功，一旦太后百年之后，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安身呢？老臣觉得您替长安君计划得太短浅了。因此说您对他的爱不如对燕后的爱。”太后说：“好吧，任由你怎么调派他吧！”于是给长安君整理好百辆车子，去齐国当做人质。齐国的援兵就调遣出来了。

子义听说这件事，说：“君王的儿子，是亲生骨肉，暂且不能凭借没有功勋的高位，没有劳绩的俸禄，来维持他的富贵，何况是人臣呢！”

鲁仲连义不帝秦

《战国策·赵策》

【题解】

秦国军队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基于道义不得不发兵救赵，但又慑于秦国的威力，所以暗中派使者劝赵王尊秦王为帝，其援军也是徘徊不前。暂居赵国的齐国高士鲁仲连向魏国使者辛垣衍直陈尊秦王为帝的危害，当面谴责了魏国畏秦如虎的怯懦态度，义正词严，吐气如虹。后来赵国得以解围，鲁仲连功成身退，高士风范传颂千秋。

秦国赵之邯郸。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①。畏秦，止于荡阴，不进。

①魏安釐王：魏国君，魏昭王之子，名釐。釐，通“僖”。晋鄙：魏将。

魏王使客将军^②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③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④。今齐闵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法。”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②客将军：原籍不是魏国而做魏国的将军称客将军。

③平原君：赵国公子赵胜。

④以齐故：因为齐闵王先取消帝号的缘故。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和齐闵王同时称帝，后来闵王取消帝号，昭王因此也不再称帝。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



鲁仲连像，图出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鲁仲连是战国时的名士，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其排难解纷。

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百万之众折于外^⑤，今又内围邯郸而不去。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连曰：“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召而见之于先生。”

⑤百万之众折于外：指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大破赵军，坑杀四十万。百万是夸张的说法。

平原君遂见辛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将军。”辛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也。”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辛垣衍许诺。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连曰：“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⑥。今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弃礼义、上首功^⑦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将奈何？”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⑧。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断^⑨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

⑥“世以”一句：鲍焦是春秋时的隐士，因不满现实抱树饿死，后人不了解他，认为他心胸狭窄。鲁仲连举这个例子说明自己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诸侯国反对秦国的侵略。

⑦上首功：崇尚以斩获敌方首级计功。

⑧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天崩地坼指周烈王死。天子下席指太子安王即位。下席，走下坐席，古代居丧要睡草荐，枕土块表示哀悼。

⑨断（zhuó）：同“斫”，砍杀。

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曰：“然梁之比于秦若仆邪？”辛垣衍曰：“然。”鲁仲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⑩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说，曰：